学术专论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

——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步

张寿安

[摘要]“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关键词] 清代学术思想史　六经　六艺　龚自珍　知识分化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09)-03-0049-13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in Gong Zizhen's Views on the “Six Ar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topic in recent scholarship. To explore China's turn to modern knowledge,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ccurring within China itself, as well as how modern Western scientifie-style knowledge was constructed in China. The scholarship of the Qing period was a key transitional point, which is seen in the nature and recognition of scholarship as represented by important early modern reconsiderations of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late Qing scholar Gong Zizhen, analyzing how he traced Zhang Xuecheng's historical view of “bibliographies and schools” back to the “Yiwen zhi” of the Hanshu, distinguishing the “Six Classics” and the “Six Arts” in order to systematize the millennia of the classical learning tradition by establishing a historical view of this tradition. Gong further built a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the Six Arts, outlin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the learning of the Six Arts based on the new areas of expert knowledge that had emerged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is way, we can not only explain how traditional classical learning was expressed in various classifications but also reveal the preliminary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by Qing Confucians.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术界新兴的一个重要议题。海峡三岸和东亚欧美学界都组成团队进行研究，并展现相当成果。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理念体制在中国的建立过程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也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更何况任何近代知识理念或体制在输入和接榫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系统都扮演着紧要的认知和裁夺力度。唯有两厢对照，方能在分明泾渭之际，钩沈出传统学术的特质，进而重建吾国学术之知识体系。欲了解传统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作为近代早期的清代学术绝对是重要关键之一。

[收稿日期] 2009-06-10

[作者简介] 张寿安(1951—)，女，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就以清代学术为焦点，作一试探性观察。

一、前言：一个学术史角度的观察

学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可大略分为四个范畴：经学、史学、思想、科技，从学术史角度切入者并不多见。把学术史视为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应是上世纪六零年代以后的转进，二十世纪初，恐非如是，在清代，也非如此。今人将学术性的研究皆视为学术史研究之一环，然而在清代所谓学术史则有特定的研究关怀。然则所谓学术史的角度是什么呢？那就是刘师培（光绪十年—民国八年，1884—1919，年36）提示的“校雠古籍出于章学诚”，也就是章学诚（乾隆三年—嘉庆六年，1738—1801，年64）提出的校雠学理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要目标是：梳理三代以上、周秦、秦汉以降的学术流变，对各种学问之间的源流分衍，提出分辨，划出畛域。学界有名之为“校雠学”者[1]，有名之为“流略之学”者[2]，有名之为“学术史”者[3]。

本人长期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逐渐察觉清儒有一“学术史”建立之潜流。这股潜流起于清初，渐形明朗于清中叶。据目前观察，汪中（乾隆九年—五十九年，1744—1794，年51）、章学诚或是最要代表；到中、晚清学术史观大开，阮元（乾隆二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1764—1849，年86）、龚自珍（乾隆五十七年—道光二十一年，1792—1841，年50）则居转折关键。这股学术史观的出现，从萌芽到开展，和清儒辑佚、校勘、训诂、考证的学术工作一路双脉并进。古学钩沈打开了清儒的学术视域，清儒的学术意识也层层上转，返本探源，考证工夫背后的“学术史意识”亦逐渐形成，学术论辩的议题、性质和层次也一步步提升。从争朱陆——理学内部的正统之辨，到争汉宋——儒学内部的正统之辨，到建立孔曾学脉、孔荀学脉——打破孔孟道统唯一之说，到六经皆史——经史地位之争，再到孔墨学派相埒——孔子乃诸子之一，再到六经皆文——文学地位的提升，纷纷纭纭，波澜壮阔，终至上探千古学术之原，对“秦汉学术”、进而“先秦学术”作出全面大反思。令经、史、子、文、技、艺之学的地位和价值都起了革命性变化，千古学术也面临重新统系。这种全面性的学术梳理，恐非梁启超（同治十二年—民国十八年，1873—1929，年56）“节节复古”[4]一语所能囊括。目前学界对此议题尚无多留意，一般而言，学界颇认为“学术史”是晚清民初从日本引进的概念与学科。唯本人近年来研究阮元、章学诚、汪中、龚自珍等的学术史观，深深察觉清儒本就有此一传统，晚清梁启超、刘师培等人的学术史视域和论著未必皆袭自日本，康、梁以上，自有传承。

2006年发表《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即以阮元学圈为中心，讨论“专门汉学”的学统重建工程。这个大盛于乾嘉的汉学意识，钩沈出“郑玄学”、“说文学”，也梳理出许郑之学的流衍学脉，尤其诂经精舍建立“许慎郑玄祠”，大异于当时书院崇祀朱熹的传统；四十年后俞樾（道光元年—光绪三十二年，1821—1906，年86）、章 （咸丰十一年—民国三十八年，1861—1949，年89）统绍前修，完成阮元未竟之志，增立“许慎郑玄祠从祀制”，考证出许郑之学由汉唐至清的传承谱系，所增四十七位传经之儒，无一宋明理学家。两厝学统之异，清楚可鉴。[5]阮元学圈从事的学统梳理工程尚不只此，《畴人传》的编撰，更是统绪出技艺之学的千年谱系。这些孜孜 的学统重整工程，并非为考证而考证，亦非迷失了义理的方向，而是在其背后有一千古“学术史”的理念等待厘清。本研究即欲发掘此一理念。[6]

《打破道统》一文发表后，学界对道统岂可打破反应相对热烈，而笔者则持续关怀学统重建议题。首先，学统重建并不是欲恢复某一特定之学术谱系，而是学术史观的逐步开启与学门的各自建立。其次，学统重建也不是“儒学开出近代专门知识”云云。[7]事实上，学统重建，已不再囿于儒学的范畴。学统重建，是对先秦、秦汉乃至两汉以降之学术，作统脉式的探源述流。此一全面性反思，立基于清儒的学术研治成果，包括钩沈古学、分梳旧学、创发新学，因此绝非理学、儒学或孔学这些特定性质的学术范畴所能涵盖。初步观察，它展现

在：经/史、经/子、经/文、文/史、史/子、文/子的学科划分，并史学、子学、文学、技、艺之学的独立与地位提升。再次，也得指出晚清和清中叶所面对的学术挑战不同，晚清学界面对的最大冲击是中西学术交会，而清中叶学者面对的则是五、六百年以来“道学主导儒学传统”之后的学术重整。学术的对话者不同，议题和诠释当然有异，在相当程度上得分别讨论，不宜比附。本文的关怀属于后者，即清中叶的学术转型。

这个从学术史角度切入的研究和先前学术界所讨论的汉宋之争、清代礼学、清代新义理学都不相同。基本上，上述研究仍偏向思想史、研究方法、或儒学的性质等，和“学术史观”之建立，分属不同范畴。后者的视域已扩展到先秦，要探究的是三代学术本源、要梳理的是经、史、子、集与周秦两汉以降的百家学术流变，不仅不限于儒学也不限于任何一家一派。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清代这些超卓之士，他们的学术史观如何建立、如何论述、并对传统经、史、子、集之分类与地位如何进行重省。当然，本研究也期望能藉此说明清代考证学背后的学术史意义。

在初探阮元之后，本有意向下顺寻此一学术史意识的发展，亦有心上溯，探其萌端。两相拉扯，颇费了一些时间了解章学诚、汪中，最后锁定龚自珍作下一个研究目标。原因是多重的：1，龚自珍是段玉裁（雍正十三年—嘉庆二十年，1735—1815，年81）的外孙，有极深厚的朴学素养；2，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龚自珍极可能是第一个从经学角度作出响应的学者；3，龚自珍受学刘逢禄（乾隆四十一年—道光九年，1776—1829，年54），深蕴常州公羊学的变革思想。

龚自珍在学术史观建立上的贡献是很多方面的[⑧]，本文选择最重要的议题——“经学”——作为焦点，讨论龚自珍如何梳理“经/经学”？又如何分判“六经/六艺”？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一种史观；并经由六经/六艺的分判，观察他如何董理千古学术、建立知识系统；同时也揭明他如何总结清学发展出的专门之学，将其与六艺分相属系。

基本上，六经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属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清儒实事求是的说经方法，不仅钩沈出丰富的古学，也在实践过程中发展出多样专门知识。龚自珍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厘清“六经”与“六艺”，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直接与乾嘉新兴专门之学相系。这个观点，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开出一个新视域。前者可为今后治经学者参考，后者则可为近年来学界关注之“中国近代知识转型”议题提供一条线索。

本文分三部分：一，说明何谓六经？何谓经学史？二，分析六艺的知识分化；三，解释知识扩张所产生的意义。

二、厘清“经/经学”：建立“经学学术史”

今日学界言“六经”，经的数字为六，已是共识。殊不知这是刘师培在1905年《经学教科书》中提出的重要定义。其实，经的数字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增减，而经目在历代也每每不同。秦、汉时有六经、五经、七经，唐以后有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到了清代更有十七经、二十一经之说。“经数”与“经目”的变易，是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虽然现今的经学史已罕见论及，令人遗憾。龚自珍的时代，所面对的，正是经数的不断增加。然则，龚自珍为何反将二十一经缩回为六经？又如何为六经正名？从学术史（尤其是经学学术史）之发展的角度观察，龚自珍“六经正名”的意义何在？影响如何？是本小节的讨论重心。

“六经”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天运》，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礼记•经解》所列六经经目也与《庄子》同。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汉兴，乐经失传。所以汉武帝所置五经博士，没有乐经。汉章帝时《白虎通》所述五经的经目是：《易》、《尚书》、《诗》、《礼》、《春秋》。也不含乐经。至于“七经”之说，大约起于东汉。盖汉代崇尚“孝治”，又推尊孔子，故纳《孝经》、《论语》于五经，遂称为七经。在此我们

看出，因为政教的需要，经的内容也渐次扩大，数与目都在变化。到了南北朝时，经数与经目的变化转剧。刘宋时设国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经”。所谓十经是把五经中的《礼》分为三（《礼记》、《周礼》、《仪礼》），《春秋》也分为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再把《论语》、《孝经》合为一经，共十经（其实是十一经）。到了唐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经数减为九，去除《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但值得留意的是他在《序录》里叙述经学源流时，把《老子》和《庄子》都列入经典，位置还在《尔雅》之前。显然，这是因为唐代“上承六朝盛谈玄学之后，而唐初又昌言道教，故老、庄二子，亦与于经典之列”[9]。完全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又据顾炎武言：“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传、三礼分而习之，故云九也。”[10]这是指科举考试的分卷分房，士子可择经应试。唐宋取士皆用九经，即指三《礼》、三《传》，合《诗》、《书》、《易》，遂为九经。今所见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所刻楷书十二经，则是增加了《论语》、《孝经》、《尔雅》。[11]这十二经实际上已经粗具了今日所谓十三经的规模。到宋末，经数与经目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一则结合开成所刻十二经和宋儒推重的《孟子》，并为十三经，这当然是因为理学家“孙 及二程子表彰孟子之学也”[12]。二则也因为当时镂版盛行，书籍流传勿需手抄，遂有“合刻本”的十三经注疏本，流传于世。从此，十三经之名遂一定不可复易，此后学界所论十三经，皆依此规模。[13]

然则，宋元以后道学大盛，影响经学甚重，不可不言。盖宋时程、朱道学大儒辈出，始取《礼记》中之两篇文字《大学》、《中庸》，及《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朱子殁后，朝廷以其四书训说立于学官，于是《四书》亦为一经，经元、明、清三代不变，《四书》遂与《十三经》敌体并立，纳入科举，经典的训释与流传性质，顿生剧变。我们试看清初纳兰性德（顺治十二年—康熙二十五年，1655—1685，年31）所编《通志堂经解》所列诸经之目，即可见一斑，计：《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马宗霍在论及宋以后十三经合刊本流传所造成的学术影响时曾言：“是故唐以前但有官学，宋以来又有官书，其于扶翼圣道，岂曰小补之哉。”[14]从官学到官书，确实改变了经之为学的性质。据此我们不难看出，“经”在传统学术的发展中，并不是铁板一块，从不更改。其实它是随着时代的政治思想与文化价值需求，而不断挪移。经数与经目的变化，正反映着学术内部的张力与弛力，一代扩及一代。

到了清代，变化更加剧烈。康熙朝御纂的七经，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显然，礼学在清代极度受到重视。乾隆初专门汉学渐兴之际，四世传经志在存古学的惠栋（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1697—1758，年62），提出的《九经古义》是：《易》、《书》、《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公羊传》、《论语》。相较于康熙皇帝，惠栋更推崇春秋学，尤其瞩意于公羊大义，把春秋和礼结合起来阐释，不能不说是惠栋经学的另一特点。[15]纳兰性德编纂的《通志堂经解》，亦取九经之数，但经目则不同于惠栋，计：《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基本规模还是承袭宋明旧制。至于戴震（雍正元年—乾隆四十二年，1723—1777，年52）的《七经小记》，则是取《诗》、《书》、《易》、《礼》、《春秋》，外加《论语》、《孟子》；相较于惠栋的析礼为三、特举公羊、不取《孟子》，显然戴震的经学视域仍具有浓厚的徽学气息，异于吴学、常州二脉，当然吾人也可以据此见证戴震学术理念的关怀范畴与独特进路。到嘉庆年间，沈涛（乾隆？—咸丰十一年，178？—1861）提出“十经”之说，他取南朝周续之所言“五经、五纬”，号曰十经。沈涛把经数缩回为五，但却信取秦汉以来的纬书，并称其为经，不仅企图改变经的观念，也企图扩大解经的资源，令学术界对经有了较新的意图。乾嘉间，因为《夏小正》、《曾子》等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阮元等甚至推崇曾子为孔学真传，所以《大戴礼记》地位升高。王昶（雍正二年—嘉庆十一年，1724—1806，年83）有拟纳入十三经而为十四经

者。[16]同其时，又因为《说文》、天文、历算研究已有相当成就，遂有提议纳《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经》而成十七经者。其中最特别的是段玉裁，这位戴震的大弟子、龚自珍的外祖父、沈涛的老师，竟然在他七十八岁的高龄提出了“二十一经”的主张。除了十三经再加上：《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经》等八种，共为二十一经。[17]仔细考察段玉裁的意思乃是指：知识不断扩充，原初的十三经早已不敷“学”之需求，也不足以担当所谓“经典”地位，因此必须增补，建立新的经典范式。虽然，今日的经学家多认为这些经目都只是“私人拟议，未成定论”[18]，故不予讨论。其实，这里面的含义是极其深重的，不容忽视（详下）。

龚自珍面对的时代正是经数与经目剧烈变化的时代，他的理念可以从两方面来谈。首先是“六经正名”：确立经数为六，经目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至于弟子记录师传之言，或经师解经而为一家之言者，则都只是“传0 或 /记0，绝非经。如：5大戴礼记6、5小戴礼记6、5公羊传6、5谷梁传6 等。关于六经的源起，龚自珍认为：/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0 六经是三代以来用以治教的典制，蔚为一地之人文风范，所以孔子才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有 5易6、5书6、5诗6、5礼6、5乐6、5春秋6 之教0。因此，他认为六经作为三代政教之本，是不可增删的。至于周末官失其守、私人讲学著述兴起之后所出现的簿录书册，当如何定位，和六经有何差异？龚自珍则援引 5汉书#艺文志6 班固 /序六艺为九种0 的校雠学理论，很清楚的把经、传、记、群书一一划分开来。他说：

> 善夫，汉刘向之为一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5书6 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5诗6 之有齐、鲁、韩、毛传也。5春秋6 之有公羊、谷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录，凡百三十有|篇是也。何谓群书？5易6 之有 5淮南道训6、5古五子6 十八篇，群书之关 5易6 者也。5书6 之有 5周书6 一十| 篇，群书有关 5书6 者也。5春秋6 之有 5楚汉春秋6、5太史公书6，群书之关 5春秋6 者也。然则 5礼6 之有 5周官6、5司马法6，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世有一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19]

六经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至于传、记都只是受学者的记录，不可列名为经。盖古昔无私人著述，著录皆藏于官府，受学亦于官府，春秋以降私人讲学起于孔子，当时学术是由老师口授弟子各录所得。但这些记录都只能称为记或传，绝不是经。龚自珍把经数还原为六，遂进一步斥责后世所谓十三经、十四经云云全是错误。他分析错误之因有二：其一，把 /传0 视为经。他举春秋为例，指出宋代十三经经目中的春秋就是把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视为经，把 5春秋6 三传讹成了春秋三经。他又说若据此逻辑推论，则 5诗6 也可以分成鲁诗、韩诗、齐诗、毛诗，岂不该有四种诗经？十三经之数只怕还得增加呢。其二，把 /记0 视为经。盖刘宋以降至赵宋经数增衍不断，其中礼经的经目一直包括礼记一目。事实上，大、小戴礼记乃西汉人选辑而成，这些文字在古时原本是单篇行世，后世把选辑成的礼记纳入经目，根本是把记当作经。若回考史实，当初单篇行世的 5古文记6 约有百三十余篇，难不成礼经也得有百三十一经？其三，把 /群书0 视为经，如 5论语6、5孝经6、5尔雅6、5史记6 等等。龚自珍认为这些 /书0 的作用是 /辅经0，载录当时的历史、文字、文化等，其本身是独立的，并不专为解经。因此从学术之本源观察，经数为六；其它数字，全系臆言。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直接影响到晚清刘师培。1905 年刘氏刊刻他非常著名的第一部 5经学教科书6[20]，开宗明义首章 /经学总述0 就完全肯定龚自珍的 /六经正名0，指出经数应该是六，只有六经才是经之正名。历代学者无论以经数为九、为十三、十七，全属荒谬无稽。至于以 5大学6、5中庸6 为经，更是宋儒

偏好，流俗之论，不事正名，积非成是。他说：/及程朱表彰5学6、5庸6，亦若十三经之外，复益二经，流俗相沿，习焉不察。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此则不知正名之故也。0[M]清儒以专门经学著称于中国学术史，正名若此，实可为今后治经学者鉴。吾人今日若仍将十三经打成一缉，不分经、传、记、群书之异，真不知将如何建立经学学术史之观念，更遑论研治经学学术史?

龚自珍六经正名的另一个理念是：/序六艺为九种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清儒建立/学术史观0的重要宣言。此处只讨论其与经数、经目之增减的相关议题。我们都知道班固5汉书#艺文志6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目录学著作，也是最早的一部校雠学著作。但基本上，班固是沿袭了刘向、歆父子5别录6和5七略6的分类体系，把古代典籍分成六大类。因此，龚自珍特别表彰刘向5别录6，他说：

> 刘子政氏之序六艺为九种也。有苦心焉，斟酌曲尽善焉。序六艺矣，``十子以来，尊5论语6而谭5孝经6，小学者，又经之户枢也；不敢以5论语6夷于记、夷于群书也，不以5孝经6还之记、还之群书也；又非传，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虽为经之贰，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经之名。向与固可谓博学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m]

刘向把六艺序分为九种，这九种是：5易6、5书6、5诗6、5礼6、5乐6、5春秋6、5论语6、5孝经6、小学。显然可见的是，前六种为经，后三种不是经。从龚自珍的文字里我们发现他关怀的不只是为何这不是经的三种书可以与经并列？而是刘向用什么方法使其与经并列？原来刘向的原则是)))视为/经之贰0!然则，经与经之贰，有何差别?又有何意义?这差别可大了。不仅表现出刘向对传统学术分类上的本末次第，也表现出他对一代学术文化特色的容纳。龚自珍在此极力赞美刘向在分类上的分寸拿捏，既纳入了时学，又不令六艺)))作为学术本源)))的地位松脱。他指出刘向之所以把三种书纳入六艺，是因为汉人及孔门弟子尊崇5论语6、5孝经6，不忍次之于记、于群书；但又必须谨守经P传P记P群书的分际，不可将他书混杂入经；于是另列此三种于六艺之末，称之为经之贰。称之为贰，是推重其辅经的功能。至于小学的文字声音训诂，乃治经之枢纽，亦不敢弃去之。

龚自珍这一番委曲婉转的阐释，确实是表彰刘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0的眼光和学术分类之高明，但暗地里却另有意指。仔细梳理，原来他一方面借此暗讽宋明以降把5论语6、5孟子6纳入经，是混乱了经的地位，同时也蔑视了子学的独立性；不仅未赋予孔、孟一家之言(不专事经)的自创意义，也完全不识学术之本，混淆经P子学术源流。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则是要指出刘向的尊5论语6、5孝经6并非刘向等人欲尊5论语6、5孝经6，而是因为：/本朝立博士，向与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0[N]这句话很清楚地指出，经数与经目的变易和时代文化的特色密切相关。综合而论，龚自珍这番议论，一则为六经正名，厘清经数为六，不得增减，十三经等经数之繁衍全属无据；二则从他对六艺九种分类法的肯定，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启了一条经学学术史研究的大道。换言之，经数经目虽不得增减，但经之为/学0的内容与意义，则随时代需求而变异。经，作为一种文献研究，或许可以只专注于小学；但作为一种学、一种有发展意义的学术，则绝对不能脱离时代。二千年来，经之批注历代不同，议题亦每有更迭，经数、经目与时代政治文化变迁紧密相系，有志治经学史者，岂可不留意哉。

三、区分/六经P六艺0：六艺的知识分化

首先，必须严正指出：六经与六艺，在龚自珍的理念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M]/六经0是5易6、5书6、5诗6、5礼6、5乐6、5春秋6六种经，是周史之宗子；/六艺0虽然名目也是易、书、诗、礼、乐、春秋，但既称为/艺0，就表明它们是传统学术的六大类(也是六大基础人文学)，不能单单视其为六种经的文本而已。他深深了解刘向、歆父子校定古籍把古代图书大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并以/六艺略0领衔的用心。所以文集中反复分析刘向、歆父子的学

术史观。其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对六经的学术流衍所进行的系类：

> 善乎，汉刘向之为5七略6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m]

所谓/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0这种划分等第，确立了六经作为六艺知识载体的大本地位，而传、记、群书则居于辅助诠释的位置。龚自珍给予经崇高的地位，同时也肯定经的流传具有多样诠释，他甚至指出在周末王官之学流向私人教授时，就已经呈现了多样性。因此，六艺略中的每一艺，都各有一经作为大本，其下再分系若干传、记、群书，载明此一艺的流传情况。为了具体了解，以下进一层分析：序六艺为九种。

何谓/序六艺为九种0？在此，我们得先约略了解一下刘向、歆父子和继起之班固5汉书#艺文志6的目录体系。[m] 5汉书#艺文志6循5七略6把古籍分为六大类，每一类就是一/略0[m]，计：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每一/略0之下又再细分若干/种0，如六艺略下分成九种，计：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下分成十种，计：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诗赋略下分为五种，计：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兵书略下分四种，计：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数术略下分成六种，计：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略下分成四种，计：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总计：六大类、38种、596家、13269卷。[m]

依此，六艺略、诸子略、方技略等的六大分类，就类似早期图书分类有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语言文学类云云。九种，则犹如文学下再分诗、戏曲、小说云云。今人见六艺九种，往往惶惑，遂把六艺视同六经，其实是混淆于两个六字。倘若当年班固将六艺略定名为/周孔略0，周孔略下再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类，其下再分九种，又于九种之下，各录相关书目。岂不分类体系等第清晰，且避开六字之嫌。若以六艺略春秋种为言，以春秋古经领衔，其下录：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左氏微、张氏微等/传0。换言之，在汉志的目录体系里，/经0与说经之/传0、说经之/记0、属经之/群书0，因性质不同，故其从属关系，上下、等第分明，不可逾越。

除了/略0/种0的目录分类之外，5汉书#艺文志6还有一个体例上的特点)))序、论)))直接探讨了先秦、秦汉的学术源流，十分重要。盖5汉书#艺文志6首列/大序0一篇，是为纲领。先述编纂缘由，再叙经之分派，诸子之兴起、秦焚书、汉求书，及至成帝时之校书，刘向、刘歆撰写5别录6、5七略6之大要，终至班固据而撰艺文志，把书籍搜讨、编纂的经过，作一总述。其次，在每略之每一/种0中，首列书目既毕，也各附一段/后论0。以六艺略为例，/后论0大要是叙述该艺(经)成书之经过，孔子和该经的关系，书名的含义，一直到西汉经师之授受，部分也谈到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同异。在九种叙述既毕后，附上一段/总论0，谈该略之学术源流、得失。[m]在这个部分，班固论述了六艺之学的变迁，两汉经学的差异。首先，他认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治经的方法是/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0，所以用日少而畜德多，年三十则五经既立。接着他就批评经、传乖离之后，经学走上碎义巧说之途，所谓/谈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0，痛陈汉代经学烦琐之弊。同样的，在诸子略，班固也详述官失其职，子学兴起，游走诸侯，伸其匡时济世之志。诗赋略，论述诗的功能，赋从先秦至汉的流变；又述兵书、术数、方技各/类0及/种0名的命名含义。[n]

这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0的大视域，给了龚自珍很深的启示。于是他汇理清初以来学术发展的新趋向，用自己的识见为汉志的六略重新作了一番整理，更进一层的是，他整理了清初以降渐趋发展成熟的几种专门知识，附加在与其可相当的艺类之下，视之为新的学问门类，并称之为/配0。此举有两层重要意义：一析理出六艺略、诗赋略等的/知识0内容，二使这些在乾嘉间发展成熟的知识被独立出来，不再浑含概括于六经之下。这就是龚自珍很自豪大胆的校雠学观点，所谓/六艺之配0：

六艺九种，以谁氏为配？答曰：我其纵言之。[M]

我们先罗列出龚自珍的 /配0：

尚书 (29 篇)：周书 (18 篇)，穆天子传 (6 篇)，百篇书序，三代宗彝之铭 (19 篇)，秦阴 (1 篇，阴符经)，桑钦水经 (1 篇)。

春秋：左氏春秋，春秋公羊传，郑语 (1 篇)，太史公书。

礼古经：重写定大戴记 (存十之四)，小戴记 (存十之七)，周髀算经，九章算经，考工记，弟子职，汉官旧仪。

诗：屈原赋 (25 篇)，汉房中歌，郊祀歌，铙歌。

小学：许慎说文。

/是故，书之配六，诗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礼之配七，小学之配一。0

又说：

谷梁氏不受 5春秋6 制作大义，不得为 5春秋6 配也。5国语6、5越绝6、5战国策6，文章虽古丽，抑古之杂史也，亦不以配 5春秋6。

5周官6 五篇，既不行于周，又未尝以行于秦汉，文章虽闳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 5礼6。

若夫 5诗小序6，不能得 5诗6 之最初义，往往取赋诗断章者之义以为义，岂 5书序6 之伦哉？故不得为 5诗6 之配。

还有一些虽不能称配，但可 /附属通籍0 者：

焦氏 5易林6、伏生 5尚书大传6 (惠栋辑逸)、5世本6 (洪饴孙辑逸)、董仲舒书之第二十三篇 (卢文 校本)、5周官6 五篇。此五者，附于 5易6、5书6、5春秋6、5礼6 经之尾，如附庸之臣王者，虽不得为配，得以属籍通，已为尊矣！尽之矣！尽之矣！[W]

/配0 是 /匹敌0 的意思。古时帝王祭天，以先祖为配。所以配有与之相当、相偶之意。朱熹解释为 /合而有助0，如功臣得配飨太庙，所以也有辅助的意思。在我们解释为何龚自珍如此配之前，得先留意几点。首先，他并未为 5易6 作任何的配书。[N] 其次，5谷梁6 不配春秋，是因为 /不受春秋制作大义0。可见在龚自珍的理念里，经具有孔子的削删大义，而大义是藉制作来显现，绝非单纯的古史或典制，这和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不同，也是龚自珍为何走上以公羊解 5春秋6 的信念所在。他在 5五经大义终始论6 一文中，以春秋三世之旨串解群经，不把六经当成单纯的史书，更说明他的经学观和章学诚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解经方法，差距更大。再次，我们看到战国晚期的几本史书如：5国语6、5越绝书6、5战国策6，龚自珍也不予配经，他的理由是：/文章虽古丽，抑古之杂史也。0 可见文章古丽与否，并不是配经的条件，甚至也不是称史与否的条件，只能归入杂史之流。这和章学诚以文言史、以文体论史体，两人的见解差异更大。

其次，我们看一下龚自珍的 /配0，并从这些配书中观察龚自珍如何一一析理出六艺的知识内容。

首先，配 5尚书6 者：(1) 5周书6，古史之属。(2) 5穆天子传6，史书也是地理书，它记载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南征北战之事，是考证西北地理的重要参考数据。(3) 百篇 5书序6。这是 5尚书6 学的历史公案。5书序6 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到宋朱熹主张书序非孔子之言，蔡沈作 5书集传6 删去书序。龚自珍治经主今文 5尚书6，故主张删定 5书序6 以为阐释 5尚书6 之辅。(4) 三代宗彝之铭，著录金石文字之遗。(5) 秦阴 (阴符经)。(6) 汉桑钦所撰 5水经6，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书，也是现存最古的地理书和水道书。我们可以说：龚自珍在此企图分化出 /书0 这一大类学术的可能细目，包括了：水道、地理、官制、金石文字，甚至古史、传说。

其次，配 5春秋6 的有四种：(1) 5左氏春秋6；(2) 5春秋公羊传6；(3) 5郑语6 (1 篇)；(4) 5太史公书6。龚自珍取 5公羊传6 配春秋，不取 5谷梁传6，原因是谷梁不传制作大义，前已言及。至于取 5左氏春秋6 为配，则是因为龚自珍基本上相信左丘明和孔子同时得见百十国宝书，退而修史；因此 5左氏春秋6 具有辅助了解孔子所修 5春秋6 之史实的功能，所以它不是传，而是群书，得配春秋。至于只取 5太史公书6 不取 5汉书6，显然也在制作大义。盖司马迁撰写 5史记6 志在上绍孔子，暗寓褒贬，成一家之言，立意不同

于班固的史书编撰。据此，不难看出龚自珍对春秋之学的态度，绝不只是单纯的史书典制，还得蕴含是非经义。这又和章学诚不同了。(按：段玉裁所谓21经，则包括5汉书6、5资治通鉴6。详下)

其三，配5礼6古经的有七种：(1) 5大戴礼记6、(2) 5小戴礼记6：盖汉时礼学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其学皆传自宣帝时的后苍，三家并立于学官，并无轩轾，相传为孔子弟子及后传者所记，主要讨论礼仪法度伦理秩序。传统的说法大、小戴记分别为汉元帝时戴德、戴圣编辑成书。其后大戴不显于世，今所谓5礼记6是指5小戴礼记6。清人对5大戴礼记6的研究超过前代。因为古礼经是单篇行世以口授流传，弟子载录讹误淆乱之处甚多。龚自珍的意思是：重新写定大、小戴记，作为研究古礼的重要参考文献。(3) 5周髀算经6、(4) 5九章算经6：都是古代的算学书。前者成书或在秦汉之间，后者西汉张苍、耿寿昌曾作过增补整理，成书最迟在东汉前期。九章算数将数学问题大分为九类就是九章。梁启超论清代历算之学成绩时，提到戴震入四库馆，子部天文算学类提要，殆出其手，而用力最勤者，则在辑校各种古算书，待戴校书成，官书局已聚珍板印行，而曲阜孔氏汇刻为5算经十书6，可见清人于算学用力之勤。龚自珍以之配5礼6，是因为/九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也0。他指出九数之学是古昔小学教育(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内容之一，不可与占候等玄谈相混，故置于礼学之下。清儒专研天文历算之学，把古礼学中的重要知识内容一一开发出来，九数之学得以配礼，也说明礼学分化出天文、历算等的专门知识。(5) 5考工记6：约成书于春秋末期(约公元前770) 476)，载录了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资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分为六大工类：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磨之工、抟埴之工，包括三十个工种，是制器、工艺、技术之学。它的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力等技术，还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声学等自然知识。龚自珍特别表扬此书，是因为5考工记6在清儒的研究下已经脱离5周礼6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盖5考工记6在汉时被纳入5周礼6补5冬官6之佚，汉郑玄作注，唐孔颖达作疏，历代研究者并不多见。清儒研治三礼之学，文字训诂之外，特重名物制度，尤其是绘图解经。清初江永特别把5考工记6从5周礼6中取出进行考证撰5冬官考工记6，开启清儒专治5考工记6之风气。戴震的5考工记图6就是直接受他影响而完成的。全书绘图五十八幅，使数千年古器古物的尺寸形制一目了然，尤其是车制，最是详尽。这是清儒用绘图解经形式完成的第一部5考工记6研究专著。其后程瑶田、阮元、王宗涑、郑珍到晚清孙诒让等，都在这种图像与/力度辨方之文表里一存0相互发明的研究方法下展开，揭示了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形制和图像。这个在清代独立发展出的专门知识，为研究中国科技史奠定了重要基础。(6) 5弟子职6：是教养伦理之书，记载弟子事师、受业、馔馈、洒扫、执烛、坐立、进退之礼，是古师相传教弟子者。今本5管子6中有弟子职一篇，但5汉书# 艺文志6将5弟子职6纳入孝经类。清人考证该篇汉时乃单行本，管子作内政以教士乃纳入。龚自珍取其配礼，盖重其教弟子之礼。(7) 5汉官旧仪6：礼书也，不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礼仪，如 田、宗庙、春桑、酎、祭天等礼仪，所以隋唐史志多列入仪注类。至此，我们可以试着归纳出龚自珍企图分化出/礼0这一大类学术的可能细目，将包括：典章、制度、教化、礼仪、天文、算学、制器、工艺云云。

其四，配5诗6的/汉房中歌0是一种汉时的楚声乐府，/郊祀歌0是祭乐，/铙歌0则是军乐。我们可以试着说龚自珍企图分化出/诗0的音乐多元性，不只是性质或功能而已。

至于小学以许慎5说文6为配，则是乾嘉朴学考证经史的基本训练，识字为先，而5说文6在沉寂了千年之后大兴于清代，正是在小学、5尔雅6之外，必得附加的基础知识。盖5说文6胜在字形，5尔雅6胜在训诂。

以上我们约略分析了龚自珍所论六艺的知识分化。接着我们得探讨一下龚自珍为何会兴起重新定义六经、又分化六艺知识的念头？他是否受到某些人的影响？

四、知识扩张与二十一经

龚自珍交游广阔，对乾嘉汉学、常州今文学、阳湖文学，乃至对蒙古、西北地理、东南海防问题等都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学术史观受到浙东章学诚很深的影响，已是事实，纵使尚未找到直接史料。但直接影响到他对经学进行如此大规模反思的，他的外公段玉裁)))这位戴震最重要的弟子)))应是关键之一。民初，章太炎(同治七年)民国二十五年，1868)1936，年69)曾提出此一观察，可惜并未深论。以下我们试探讨段玉裁的经学态度、和对龚自珍可能产生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过，从经数增衍与经目变化的角度来看，段玉裁在经学史上最特别的，就是他提出了二十一经的说法，把经书的数字增加到了最高。我们试看段玉裁为何提出二十一经？他的理念是：

> 余谓言学但求诸经而足矣。六经，汉谓之六艺，乐经 散在五经中。5礼6 经，周礼之辅，小戴 5记6 也。5春秋6 之辅，左、公羊、谷三 5传6 也。5孝经6、5论语6、5孟子6，五经之木铎也。5尔雅6，五经之鼓吹也。昔人并左氏于经，合集为十三经。其意善矣。愚谓当广之为二十|经。礼益以 5大戴礼6，5春秋6 益以 5国语6、5史记6、5汉书6、5资治通鉴6，5周礼6 六艺之书、数，5尔雅6 未足当之也，取 5说文解字6、5九章算经6、5周髀算经6 以益之。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 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余持此论久矣，未敢以问于人。[M]

这篇 5十经斋记6 是段玉裁为他的得意弟子沈涛的书斋)))/十经斋室0)))所写的记文。前已言及，沈涛把经数增加为十，是纳入了五种纬书。他认为 /纬0 实始于太古，和 /谶0 同出异名，只不过谶杂占验，而纬则辅俪经书。他甚至认为七纬之名，是源自孔子因七经而定之名。他引刘熙 5释名6：/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0 虽然 5汉书#艺文志6 九流十家中无谶，后人遂视之为伪书。实际上 5汉书#艺文志6 所录图书秘记多为谶纬之书，连 5史记6 中也多有载录。沈涛把纬书重新纳入经，他的目的是 /永宏秘经，考信六艺0[N]，不仅发金匮之遗书，同时也重新开启经学的学术源头，使经的研究文献不仅只限于那六种。用今日的话语来说，就是 /开发学术新资源0。

段玉裁与沈涛对于 /何谓经?0 的讨论，并不因这篇记而终止，有趣的是，段玉裁不仅在这篇记里表明他酝酿多年的二十一经理念，同时也邀请沈涛为他晚年授徒的))) /廿一经堂0 写记。沈涛的这篇记颇类似一篇简短的经学史，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经的意思是常，是常道，具有存治乱施诸四海的政教功能，因此经数是可以随时代需求而改变的。首先，他说孔子以前并无经名，纵使三代官府载录图书用以教授士子，但并无称经者。他认为六经之名起于孔子，把五经定为五常之道也始于孔子。接着他就概略说明历代所谓经之内容的变化：汉时有五经(5易6、5书6、5诗6、5礼6、5春秋6)；唐宋以后因经术隆升，取士遂有九经(前五经中，礼分为三礼，春秋分为三传)；宋熙宁朝罢了三礼；明代又归返旧制并加上5论语6、5孝经6、5孟子6、5尔雅6，成为十三经。沈涛的这个定义很影响了他的经学观点，也因为如此，他才提出自己的十经说，以增加经数的方式，来开启学术资源。也因为这个定义，他才会积极肯定段玉裁把经数扩增到二十一。他说大、小戴记共事曲台，所以礼宜益以5大戴礼记6；5史记6、5汉书6、5资治通鉴6都是续前朝之史存古训治乱，功能等同 5春秋6，所以得增益于 5春秋6；至于 5说文解字6、5九章算经6、5周髀算经6 更是小学之至要，足以补 5尔雅6 训诂之未备。[n]

段玉裁写这篇记时已经七十八岁，应该是他学术生命最成熟时的定论，也是他晚年 /筑堂以授生徒、扶微学0 的最终心愿。他之所以在十四经外，纳入了四种史书、一种小学书、二种算学书，显然是因为他观察到随着学术的发展，被称为经典的知识范畴必须扩大。尤其是他发现 5周礼6 六艺之学中的 /书、数0，非 5尔雅6 一书所能承载，所以不仅主张增入5说文6 以辅助小学，更应增加 5周髀算经6、5九章算经6 两种算学书，以彰显 /数0 之学

的知识内容。至于纳入的四种史书，显然是有鉴于当时史学界所建立起的史学经典。其中较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段玉裁使用的模式和龚自珍相似：为六经作配；虽然他用的动词是：辅、益，如 /周礼之辅0 /春秋之辅0 /益以国语0，而龚自珍用的名词则是 /配0。

以上我们叙述了段玉裁和当时学界的关怀。在结论处我们得仔细分析一下龚自珍和他们的差异，以展现龚自珍观点的重要性。

五、结论

段玉裁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论看似相似，其实完全不然。他俩的不同绝非所举以配经的选项不同，而是两人对 /经之为学0 的理念完全两途。段玉裁仍然沿袭六经、十三经云云的传统叙述，把经当作一种冠冕，一种肯定某种学问经典位置的冠冕，虽然他们已经考虑到因应时代需求可以增加新的典范纳入经，较诸固守着六经、传、记的经生而言，已经开启并纳入了史学、历算等的新局面。但因为他们坚守一切学问的中心者必须被称为经，所以经数的不断增加，对他们而言是被允许的。因此，他们不只赞美十三经的出现，自身在面对新知识的发展时，也同样以增加经数和经目来肯定新学。他们未曾细究经之大本，也未曾梳理经之为学的历史发展。若与之前的十三经等说法相较，或许可以说，沈、段所谓的经已不是之前固守经数为六的六经之学的经，反倒较类似今人所说的 /典范0，是经典的意思。既是经典，个个学科皆可以有经典，当然不必限于六这个数字了。

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无论从实质或表面看来确实是扩大了学术典范的概念与内涵，必须被视为一种进步，尤其纳入史学、算学等的新典范。但他最大的疏失，是未能把握住六经作为古代政教大本的地位。龚自珍则从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0 的学术史大视角，肯定六经P六艺的源流关系，同时重新思考经、史、子、集的定位。他想要分辨出：古史与经的关系、经的出现与流传、经学与子学的差别、秦焚书与汉初的经学传衍、西汉以后的经与家法等等，全是古代学术史之发展的大议题。龚自珍有极深厚的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佛学造诣，他把经当作治教之本，视其为一种整合性的学问。观察其源，索骥其流，才能掌握学问的源出与流变。所以，源与流是很清楚的被划分的。学术史所谓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0，要点就在于此。因此，他一开始就坚持经的数字只是六，不得增减。他说：孔子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孔子述而不作。经是三代的典制史录政教之本，不同于私人载录。至于学术下私人之后所出现的各种论述记录，都只能称为传、记、群书，辅助了解经义则可，却不能被称为经。所以，他坚决反对经数增衍，无论十三或二十一。龚自珍的这个理论为经学作了很重要的宣言，他清理了经的源头，厘清了经数与经目，也梳理出六经之学的流传：在体裁上有传、记、注、疏之别，在家派上，更是自秦汉以来就呈现多家并列、同传于世的局面。汉景帝时所立春秋博士就有两家（董仲舒、胡毋生）；汉武帝时所立五经博士，也非五家，而是七家；到汉光武帝时五经博士更立为十四家；可见经的流传在汉初就是以 /家0 为单位的多元，并非后世所拘执的一家传经云云。龚自珍分辨经与经之流传，建立起经学史的多元发展史观；同时彰显刘向 /分六艺为九种0 的校雠学观点，以六艺伸展出六经之学的历史变化，建立了 /经学学术史0 的研究视角。肯定经之为学的时代变迁，而非一元正统。

至于清初以降发展出的新学门，龚自珍则以配的方式，把他们悬系于六艺之下。乍看之下，似乎地位较低，不如段玉裁的等列于经。其实龚自珍这种分列方式，有双重意义：一，给予这些新起的专门之学以独立的地位；二，说明这些新起的学门，源出于六艺的某一艺，表明学有其本，戒惕学术不可流于 /工具性的技、艺0。这种兼顾本末、缘起与发展的学术史眼光，在清儒中是很罕见的。近代学者每每称扬龚自珍，却未见及此，殊是可憾。

最后我得说明，龚自珍的六艺分化并不是完美的论述，甚至也不完整。他的六艺之配，有些是为了钩沈古史、存文献、征考辨，属一种文献目的，他的六艺之配也未必完全合理。但作为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环，龚自珍确实提供了很关键性的理论。这又可分两方面来谈。

首先，面对之后的学术发展而言。今日我们探讨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清乾嘉学者发展出的专门之学，实际上代表着传统学术在十九世纪所展现的分化。龚自珍在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0 的大视域下，为六艺、诗赋二略，重新董理出多种专门知识，若再对照龚自珍论阮元学圈学术成就时所罗列的十大项专门之学ñ，并与近代与西学接触后形成之相关专门学科相勘，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传统学术在十七到十九世纪的知识蓬勃发展下已经发生转型，传统学术的分化和专门知识的出现，是明显指标。至于，每一专科的发展详情，则有待作更深入的个别专题探讨。

其次，揭明六艺乃传统学术之本源。龚自珍把六艺从六经的概念中扩充出来，以校雠学的观点审度六艺，把六艺视为远古学术的六大类型，说明每一艺的学术性质，梳理每一艺所含具之潜质性知识，同时顾及学术的时代发展性与衍生性，这也就是他频频赞美刘向 /序六艺为九种0 的蕴意所在。此一理念最重要的就是把六艺视为传统学术本源，为有志考辨千古学术流变者立下一个 /律令0，亦即学术基轴。龚自珍所揭示的六艺理念，对晚清学术转折期的重要思想家如章太炎、刘师培、马一浮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并在晚清中西学术交锋的年代，展现出另一种翻腾。ó

---

x 本文初稿曾报告于 /儒学文化的近代转型国际国际学术研讨会0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 Ó y 主办，日本，京都，2007 年 3 月 22) 25 日)，感谢铃木贞美、孙江、杨念群、黄兴涛、方维规、冯天瑜等教授所提意见；本文获益良多。

¹ 详刘咸 ： 5 续校雠通义6 (台北：广文书局，1972)。

º 余嘉锡：5 书章实斋遗书后6，收入 5 余嘉锡论学杂著6 (北京：中华书局，1963)，下册，页 619。

» 蒋伯潜： 5 目录与学术史6，收入 5 校雠目录学纂要6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¼ /自宋以后，程、朱等亦 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入清代则节节复古。0 梁启超：5 清代学术概论6 (台北：里仁书局，2000 年 5 月)，页 63。

½ 张寿安：5 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6，刊 5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 专号：中国近代的知识转型)))1600) 19496，52 期，2006 年 6 月，页 53) 112。

¾ 近年来学界又提重新诠释清代学术思想史，和 30 年前 (1976) 余英时先生提出 /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诠释清代思想史0 的针对方法论和文字狱，在关怀上已有很大不同。罗志田：5 国无学不立：重建国学的努力6，收入 5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 /国学0 的思想论争6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 1 月)，页 33) 82; 余英时：5 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6 (1975: 2)，5 略论清代儒学的新动向))) 5 论戴震与章学诚6 自序6 (1975: 9)，二文后收入 5 历史与思想6 (台北：联经出版，1977)。专书为 5 论戴震与章学诚6 (香港：龙门书店，1976)。

¿ 牟宗三曾提出 /良知自我坎陷开出民主、科学0 之说，相关评论参考李明辉：5 儒学如何开出民主与科学?6，收入 5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6 (香港：法住出版社，1991)，第 4 册，第 125) 140 页；并刊于 5 原道6，第 6 期 (2000 年 6 月)，页 369) 384。

À 关于此一议题，本人另有两篇文章，敬请参考：5 龚自珍论乾嘉学术：说经、专门、与通儒之学)))钩沈一条传统学术分化的线索6，收入 5 中国学术思想论丛：何佑森先生纪念论文集6 (台北：大安出版社，2009 年 4 月)，页 275) 308。5 六经皆史? 且听经学家怎么说6，出版中。

Á 程发轫：5 国学概论6 (台北：正中书局，1994 年 11 月)，上册，页 27。又说章学诚 /5 文史通义6 以梁武帝崇尚异教，佛老书皆列于经。0

Â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5 日知录集释6 (长沙，岳麓书社，1996)，卷 38，5 十三经注疏6，页 641。

Ã 周予同：5 中国经学史讲义6，收入朱维铮编：5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增订本)6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页 852。

Ä 程发轫： 5 国学概论6 上册，页 28。周予同亦言：/ 至宋代，又将 5 孟子6 列入经，因而有十三经之称。0 5 中国经学史讲义6，页 853。关于历代经数的变化，参考程发轫书，页 22) 29；周予同书，页 845) 853。

Å 关于 5 十三经注疏6 的出现和宋真宗以降延续唐代 5 五经正义6 为诸经撰 /疏0 密切相关； 5 十三经注疏6 的合成，或言北宋之季或言南宋光、宁以后。详马宗霍： 5 中国经学史6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页 107) 115；并参考安井小太郎等著、连清吉、林庆彰合译：5 经学史6 (台北，万卷楼，1996)，页 115) 119。

Æ 马宗霍书，页 109。

Ç 参惠栋：5 松崖文钞6 卷 1，5 九经古义述首6、5 春秋左传补注自序6。漆永祥点校 5 东吴三惠诗文集6

(台北: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2006) , 页 300、305。

〖 王昶: 5汪少山 5大戴礼记解诂6 序6, 载 5春融堂集6, 卷 36。收入 5续修四库全书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第 1438 册, 页 48) 49。

〗 嘉庆十七年 (1812) 八月, 沈涛为其书斋 / 十经斋室0 求记于段玉裁, 段玉裁于十一月撰成 5十经斋记6 一文, 同时也请沈涛为他的 / 廿一经堂0 作记, 沈涛遂撰 5廿一经堂记6。详沈涛: 5与段茂堂先生书6、5十经斋考室文6、5廿一经堂记6, 收入氏撰: 5十经斋文集6 (台北: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中国书店据道光二十四年刊本影印), 卷 1; 及附录段玉裁撰: 5十经斋记6。并参考刘盼遂: 5段玉裁先生年谱6 嘉庆十七年壬申条, 收入 5段玉裁遗书6 (台北: 大化书局, 1977 年) 下册, 页 1324) 1325。

〗 程发轫: / 此皆私人拟议, 未成定论, 故不列于经目。0 5国学概论6 上册, 页 28。周予同在讨论完历代经数的增加之后也说: / 综上所述, 经的领域逐渐扩大。现在依普遍的习惯, 以十三经为限。十四经的名称不甚普遍, 二十一经不过是个人的主张而已。0 同注 9, 页 853。皆未看出经数、经目变化的学术史意义。

Ĩ 龚自珍: 5六经正名6, 5龚自珍全集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以下简称 5全集6), 页 37。

m 钱玄同: 5左 著述系年6, 民前 7 年 (光绪 31 年, 乙巳, 1905)) 民前 6 年 (1906) 载刘师培以教科书为名写出五种: 5伦理教科书6、5经学教科书6、5中国文学教科书6、5中国历史教科书6、5中国地理教科书6, 总名为 5国学教科书五种6, 是刘师培为国学保存会所编。详刘师培: 5刘申叔遗书6, 上册, 总目页 4。是知刘氏 5经学教科书6 成于 1906 之前。稍后有皮锡瑞: 5经学历史6 (1906) 、5经学通论6 (1907) 等, 都较刘书为晚。另一以教科书为名者为关文瑛: 5经学教科书6, 于 1937 年出版。

m 刘师培著、陈居渊注: 5经学教科书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7 月) 第一课 5经学总述6, 页 5) 6。

m m 龚自珍: 5六经正名6, 5全集6, 页 37; 页 38。

m / 六艺0 有二种说法, 一指 5周官6 的礼、乐、射、御、书、数; 一指 5诗6、5书6、5礼6、5乐6、5易6、5春秋6。纵使在汉初, 5诗6、5书6、5礼6、5乐6、5易6、5春秋6, 有称之为六经者, 也有称之为六艺者。颇为混用。

m 龚自珍: 5六经正名6, 5全集6, 页 37。

m 刘向、歆父子之 5别录6、5七略6 和班固 5艺文志6 在分类上略有不同, 详程千帆: 5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6, 收入杨家骆主编: 5校雠学系编6 (台北: 鼎文书局, 1977 年) 。自珍于此, 并无详论。

m 刘向校书, 编成 5别录6。刘歆 5七略6, 指: 辑略, 六艺略, 诸子诸, 诗赋略, 兵书略, 术数略, 方技略。/ 略0 是汉代图书分类的名称, 如同晋以后四部的 / 部0。

m 根据顾实 5汉书艺文志讲疏6、陈国庆 5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6 前言、乔衍管 5中国历代艺文志考评稿6 三书的统计都是 596 家、13269 卷。

m̃ 详孙德谦: 5汉书艺文志举例6, 收入 5二十五史补编6 (台北: 台湾开明书店, 1959 年) , 第二册。

n 详 5汉书# 艺文志6。

n 龚自珍: 5六经正名答问五6, 5全集6, 页 40。

n 龚自珍: 5六经正名答问五6, 5全集6, 页 40) 41。

n 丁四新: 5龚自珍的阴阳五行观及其影响6, 5江西社会科学6 1995 年 5 期。

n 段玉裁: 5十经斋记6, 5经韵楼集6 卷 9, 收入 5段玉裁遗书6 (台北: 大化书局, 1977) 下册, 页 1046。

n 详沈涛: 5十经斋室考文6, 收入氏著: 5十经斋文集6 卷 1, 引文出自该卷, 页 5。并参考沈涛: 5廿一经堂记6, 同书, 卷 1; 5治经 记6, 同书, 卷 4。

n 详沈涛: 5廿一经堂记6, 页 9) 11。

n 详 5六经正名6、5古史钩沉论二6, 5全集6, 第一辑, 页 36) 37; 页 21) 25。

n 十四博士为: / 易四: 施、孟、梁丘、京氏; 尚书三: 欧阳、大、小夏侯; 诗三: 鲁、齐、韩氏; 礼二: 大、小戴氏; 春秋二: 公羊严、颜氏。0 详马宗霍, 5中国经学史6, 页 40) 41。

ñ 龚自珍把乾嘉专门之学大分为十类: 训诂之学 (含音韵、文字) , 校勘之学, 目录之学, 典章制度之学, 史学 (含水、地之学), 金石之学, 九数之学 (含天文、历算、律吕) , 文章之学, 性道之学, 掌故之学。其实包含十五类。详龚自珍: 5阮尚书年谱第一序6, 5全集6, 页 225) 227。参考拙文 5龚自珍论乾嘉学术: 说经、专门、与通儒之学))) 钩沈一条传统学术分化的线索6。

o 梁启超在谈到龚自珍对晚清学术的影响时, 曾慨叹 / 复杂0, 颇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氏著, 5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页 110。近来已有学者注意到 / 六艺0 在晚清学术论述中的重要性, 如讨论马一浮的 / 六艺含摄一切学术0 等, 但却罕见论及龚自珍区分六经与六艺的开创性意义。